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第一版

RHENMIN RHBAO

人民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二十五元

（第三九六號）　今日一張四版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並經晉冀魯豫郵政管理局登記認為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通訊往來　第十八號

涉縣通訊員同志：你所組織的迎接「七一」開展立功運動的通訊很好，希望繼續抓緊反映。

各地通訊員同志：最近來稿，不少由於字跡不清，影響了採用，希今後寫字放大些、要清楚，行與行間空白稍寬一些。

本報通訊聯絡科

「代郵」

冀魯豫同志：你五月份給本台稿內「解放區官在解放區的自由生活」一文，已經採用，希迅速告知通訊處，以便奉上稿費。

邯鄲廣播電台通訊聯絡科

總部公佈半月勝利作戰
我軍殲敵共達二萬
收復城市二十四座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頃公佈六月上半月（六月一日至十五日）綜合戰報稱：人民解放軍六月上半月在東北（主要是南滿）擴大反攻，收復廣大失地與鐵路線。在河北、熱河亦發起反攻，收復許多城鎮與津浦北段及葉赤線的大部，並切斷北寧與平漢北段鐵路線。在陝甘寧繼續進行勝利的自衛反擊，晉西解放襄陵，太岳又收復平陸、洪洞兩縣城。其他解放區則正積極準備反攻。總計共收復和解放東北之西豐、新賓、清源、伊通、鳳城、安東、蓋平、岫岩、寬甸、西安、開原、本溪、莊河、復縣，熱河之赤峯、建平、寧城，河北之青縣、滄縣、永清，山西之襄陵、洪洞、平陸，甘肅之合水等二十四座城市。殲滅蔣偽軍兩萬餘人。蔣軍僅一度侵入我陝北保安一城。

東北民主聯軍於五月三十日晚收復瀋（陽）海（龍）綫上之海龍朝陽鎮後，經三晝夜之猛烈追擊戰，將向長春方向收退之蔣軍六十軍暫二十一師全殲於雙陽縣城東南之吉昌鎮地區。同時由吉林出援之蔣軍六十軍一八二師於吉林以南之雙河鎮，又被我殲其一營。一日我軍收復四平街東南之西豐縣城。二日我又收復四平街東北之伊通縣城。同時又攻擊四平街東南之西安縣城，守敵蔣軍暫二十一師棄城向四平街方向分兩路逃走，我當追殲其一路，生俘千五百餘人，並繼續擊潰其另一路。至此，我已完全控制四平街近郊至梅河口之鐵路三百里。三日晨，我軍即收復西安城。同日晨，我軍一部收復瀋陽東北二百里之開原縣城及其車站，於是完全控制四平街南郊至開原間鐵路百七十里，使西滿、南滿兩解放區連成一片，完成對四平街之包圍。十日，我開始攻擊四平機場，次日晨八時殲其守軍七十一軍運輸營及保安團之一個營，機場為我佔領。

南滿民主聯軍三日收復撫順以東之清源縣城及其以南之新賓縣城後，即繼續向南攻擊，七日收復安東東北一百五十餘里之寬甸縣城及安東以北之鳳城，十日收復安東省會暨重要港口安東市。攻勢沿安瀋綫向北發展，十一日連克連山關、下馬塘、橋頭、南坟四車站，殲蔣軍一部。十三日即一舉收復東北重工業煤鐵中心本溪市及其以南之宮原車站，控制安瀋綫三百餘里，瀋陽已受威脅。遼南民主聯軍於四日收復中長路南段之普蘭店後，五日收復岫岩縣城，繼續收復莊河、復縣、蓋平三縣城及西要車站熊岳城，控制中長路蓋平至普蘭店鐵路三百里，並解放遼東半島廣大地區。至此，安東全省已重獲解放，並控制安東至皮口、蓋平至復縣海岸綫八百餘里。東北形勢大為改觀。

熱河解放軍亦發動強大反攻，五日收復熱北重要戰略要點赤峯城。六日收復赤峯東南之黑水鎮，八日收復赤峯東南之建平縣城及其以南之寧城，與赤（峯）葉（柏壽）綫上之大廟車站，進逼錦承鐵路。熱西解放軍，二日在豐寧西北郭家屯地區，將偽軍十四總隊（現改為四師第二團）四百餘名大部殲滅，擊斃團長王萬仲以下百四十餘名。

晉察冀解放軍，於十二日起向津浦北段靜海至滄縣間展開反攻。經兩晝夜激戰，解放天津以南百六十里之青縣城，及陳官屯、唐官屯、馬廠、興濟、姚官屯、捷地、滄縣等車站，控制鐵路二百餘里。鐵路兩側之蔣偽重要據點徐官屯、高官屯、柴市口及靜海城西二十餘里之大瓦子頭，天津南二十里之大里、八口等，亦均解放。守敵悉數被殲。十五日拂曉，解放津浦北段重要蔣軍據點之滄縣縣城，守敵蔣偽河北保安六縱隊全部被殲。同時另部晉察冀解放軍，於十二日將北寧路楊村至落垡間，及秦淀至東沽間鐵路切斷。十三日夜，收復北寧綫南側之永清縣城，殲守敵偽保安三縱隊全部。另一部將保定北二十里之漕河鐵橋炸斷，平漢北段交通及北寧交通為之中斷。

冀中、冀晉兩區民兵為配合主力作戰，積極活躍於太原、石家莊周圍，及平津保三角地帶。半月來作戰八十餘次，共斃傷俘閻軍保安四團獨立縱隊及霸縣、新城等縣偽保安團隊四千一百餘名，生俘蔣記霸縣保安副司令劉鳳泉以下二千五百餘人。現平津保三角地帶敵我形勢大為改變。固安及津西之勝芳、王慶坨等蔣偽據點，完全陷於孤立。

晉西解放軍，四日解放臨汾西南之襄陵縣城，同日太岳解放軍收復洪洞縣城，六日又收復平陸縣城，該處黃河渡口復為我控制。

陝甘寧解放軍於隴東慶陽以北，二日又收復慶陽至環縣間之三十里舖、馬嶺、曲子、木鉢等蔣軍據點，將上述百六十里之封鎖綫全部打破。十三日收復合水縣城，及合水縣屬之西華池重鎮。十四、十五兩日肅清環縣外圍敵軍，擊潰蔣八十一師六十旅所屬卞支隊，及三十五旅、騎二旅各一個團。關中游擊隊於本月三日配合西北民主聯軍騎六師攻擊栒邑西北太峪子，殲蔣記栒邑流亡縣府縣長及自衛隊二百餘人。至是栒邑全境除職田鎮一個孤立據點外，餘全部解放。

遼南我軍克大石橋

【新華社東北前綫二十日電】遼南方面，民主聯軍一部十六日晚收復重要鐵路聯絡點大石橋，現正分向營口、海城追擊中。

蔣軍被俘將官談戰局
蔣介石必垮台

【本報特訊】山東蒙陰大捷於孟良崮，殲滅蔣軍精銳全部美械美訓之七十四師。消息傳到太行解放軍官教導團後，上月廿九日，將官隊全體召開時事座談會，發言極為普遍而深刻。參加者有四十九旅（第二快速縱隊）少將旅長李守正、一四〇旅少將旅長劉廣信、一〇四旅少將旅長楊顯明、少將副旅長謝懋權、一二七旅少將副旅長梁寬源、四十九旅少將副旅長蔣特山、一八一旅五四三團少將團長宋錦林、第三縱隊參謀長鄧負暗、前十九軍副軍長史澤波、師長郭天辛、楊文彩，前二戰區砲兵總司令胡三餘、少將參謀長任德明等多人。一致認為山東大捷不但轉變了山東戰局，且對全國亦有重大影響。正如前十九軍師長郭天辛說：「這下打擊了反動派的神經來，使其首腦部方針也好，再高妙的辦法也是不了挽救的命運，除非他是不在內戰戰場上。」緊接着大家以自己與解放軍作戰失敗的切身經驗來說明進攻解放區的部隊，無論是嫡系的雜牌的，無論是美械的日械的，無論快速的慢速的，總是吃敗仗的。謝懋權指出：「裝備再好，如果沒有戰鬥意志，依然是無補于事」。任德明嚴肅的說：「我們過去反人民，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擁護，得到的是人民的反對。和解放軍作戰，我們像一個大瞎子，沒有可靠的情報，只能找作戰的敵人，沒吃的，沒喝的。」談至此，他回憶過去的情況說：「過去我們和日本人打仗，打不過可以跑，今天和人民打仗想跑也跑不了。突出包圍也要把你抓回來，如果反人民，你手裏拿的是美國武器也不頂事，你如果當人民手裏拿的是鋤頭瓦塊也必然有力量的勝利。」提到打仗怕死與勇敢的問題，他說：「誰不怕死，人人都怕死，看利害情形說話，為蔣介石私人賣命花不來，為國家民族利益打仗，自然不顧身」。任德明說：「國民黨執政三十餘年，實行反人民政策，在腐敗的機構下，積弊太深，各級部門太脆弱了，因此他是一個紙老虎徒有其表」。十九軍軍長史澤波說：「反動派越打越徵糧，就越鬧得大家沒飯吃，一定會加速其崩潰。」鄧負暗表示：他認為蔣介石的失敗是因為違反了潮流，希望蔣政府及早覺悟，希望蔣介石實行自己的諾言，實行政協決議，否則他崩潰的日期不遠了。前二戰區砲兵總司令胡三餘發言在最後，但最見精闢，他分析了戰爭形勢之後，他發問道：為什麼反動派的算盤不能那樣如意呢？這個道理非常簡單而且平常，就因為一個是賣國獨裁，一個是愛國自衛，人民解放軍的愛國自衛戰爭，就是保田保家保衛國土，所以人民積極支援，戰士英勇用命；蔣介石的出賣祖國，不但為解放區人人所反對，且為其統治區人人所反對。最後他說：「蔣介石不但消滅不了解放區，而且再想保持其半壁河山，做偏安的小朝廷也不可能了，因為他統治下的人民已向他伸出了要飯吃、要和平的手，他的基礎已搖搖欲墜。」

新華社時評
哀號無濟於事

蔣介石十六日對他的軍校學生發了一篇「訓詞」，要他們拿出二十三年前黃埔軍校創辦時的革命精神，來挽救「國家之憂患」。他的文告隱瞞了一個主要的關節，他沒有提到黃埔的革命精神是怎樣來的，又是怎樣去的？

在國民黨實行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時代，黃埔軍校曾經是中國青年的聖地；黃埔學生軍在兩次東征中，留下了不朽的歷史。但到民國十五年蔣介石製造三月二十日反革命政變以後，黃埔軍校就因驅逐共產黨員而受到嚴重的打擊。革命的黃埔青年軍人聯合會份子，雖然繼續與反動派鬥爭，終於不能挽救黃埔的沒落。在北伐戰爭中，劉峙、顧祝同、繆斌等所指揮的黃埔第一軍，戰功最微，而且打了多次敗仗。民國十六年，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指揮黃埔軍在江西和上海屠殺工人和其他革命群眾，從此黃埔便由革命的旗幟一變而為反革命的旗幟。所謂黃埔系，成為法西斯獨裁的大本營，成為人民唾罵的目標。黃埔的革命精神，既是隨着國共合作而來，隨着人民立場而來，在國共分裂以後，在背叛人民以後，這種精神就必然從蔣介石的隊伍中一去不返，好比刻舟不能求劍。蔣介石今天的哀歎，當然也不能替黃埔招魂。其實黃埔的魂並沒有死，它活在林彪、徐向前、陳賡等等黃埔前身的忠誠革命軍人的身上；它也活在今天各大城市中為反內戰、反飢餓、反暴行而奮鬥的青年們身上。黃埔軍人中，現在正發展厭戰情緒，其中有些人正在醞釀投降、反戰，投奔人民解放軍。這種情況，隨着今後蔣軍的失敗，必定會有可觀的發展；中國人民衷心歡迎這一發展。真正的黃埔革命精神，僅僅屬於站在人民立場上的革命軍方面，這就是事物的根本變化。

蔣介石的文告，因為隱瞞歷史上的這個根本變化，所以一切都是顛倒錯亂。他所謂要他的學生「革命」，就是要他們反革命。但是蔣介石能隱瞞一個變化，卻不能隱瞞另一個變化：他證明他的所謂「革命」，現在是已經變得非常危險了。而按照他的理論，他的命，應該愈革愈危險，將來自然更加危險了。他承認人民之困苦已經回復到北洋軍閥時代，他並且說：「革命環境之險惡，反革命勢力之囂張，主義之晦冥否塞，人心之散漫彷徨，觀當時乃尤過之」。由此他得到結論：「吾人今日之地位，為孤臣孽子。」他的話初看有些離奇，翻譯出來倒是好懂的：反革命環境的漆黑一團，革命勢力的光芒萬丈，反革命宣傳的到處碰壁，統治者內部的分裂苦悶，大都超過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蔣介石投希特勒為臣，不幸他短命死矣；丟下個孤臣投杜魯門為子，宗族上又不甚合法，只算得孽子。蔣介石這一套悲觀腔調，以前也是有的，但都不公開。到了最近，「國大」也開了，「憲法」也立了，中共代表也趕了，延安也佔了，政府也「改組」了，學生也捉了殺了，報紙也封了，人民「抗戰勝利之成果」被他搶劫完了。正在這時，他看到變化到來了，人民被迫無路可走時，決心死裏求生，決心向蔣介石反攻。人民反攻的鋒鏑，有如排山倒海，逼得蔣介石不能不公開提出「抗戰勝利的成果能否保持」的疑問，以及「孤臣孽子」呀，「最後奮鬥」呀等等絕望話。

蔣介石的宣傳，近來完全亂了，其特點是向各方面亂叫救命。第一是向國民黨亂叫救命，三月二十九日向青年團叫，五月二十八日向參政會叫，沒有幾天，就又向軍校學生叫。這是蔣介石宣傳的第一個特點。第二是向所謂公正人士亂叫救命。以前的所謂「公正人士」，一定是要完全擁護國民黨的，否則不為蔣介石所歡喜。現在為了救命，急不暇擇，尺度是大大放寬了。同情學生運動，但不贊成罷課，這也就算「公正」了。說蔣介石不對，但中共也有不是處，這也就算「公正」了。說「蔣介石好比白衣秀士王倫，中共好比豹子頭林沖」，這也就算「公正」了。蔣介石的宣傳機關鑽了這些話，非但不覺得犯諱，而且如獲至寶，拿來大吹大擂，要求普天下人都擁護這些所謂「公正人士」的樣子，出來替他們「主持公道」。這是蔣介石宣傳的第二個特點。第三是向外國亂叫救命。美蘇戰爭太渺茫了，就是借款也來得太慢，於是左一個「韓共」如何如何，右一個「社會主義錦標」如何如何，左一個「北塔山事件」如何如何，右一個「察北」如何如何，胡言亂語，整個蔣介石機構，一齊變成了造謠公司。目的都是叫給美國人聽，請他們出來救命。這是蔣介石宣傳的第三個特點。但是，一切這些亂叫，到底達不到救命的目的；會有一天終不免大叫三聲而亡。蔣介石宣傳方面的這些特點，標誌着蔣介石航船快要沉沒。

總而言之，蔣介石的滅亡局勢已確定了，蔣介石正在為此哀號，并且今後一定還有更多的哀號文告發表。但是大勢已去，不能挽回了。蔣介石的全部本錢，是他的正規軍八十六個師（軍）──二百四十八個旅（師）──，其中有七十五個師（軍）──二百十八個旅（師）──，是進攻我解放區的。三個師（軍）──八個旅（師）──，是進攻我湘鄂及粵南游擊區的。所有這些進犯軍隊，在去年七月至現在將近一個年頭內，已被人民解放軍殲滅九十多個旅（師）。今後的任務是：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一切蔣介石進犯軍。只要這批匪軍殲滅乾淨了，中國人民就勝利了；蔣介石一切哀號都是徒然。（六月二十一日）

晉察冀四天攻勢作戰
殲滅蔣偽萬餘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一日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自十二日晨至十五日晨，於津浦、北寧、平漢三綫發動之強大攻勢，所獲戰果綜合如下：計攻克滄縣、青縣、永清三縣城，控制津浦路近二百里。殲蔣軍六十二師一個營，蔣記河北保安第六總隊全部，第三、第八總隊主力一部，第二總隊一個支隊，及滄縣、青縣、新海、交河、永清五縣保安警察隊全部，偽靜海警察隊一部，及獻縣、南皮等縣「還鄉團」全部，共斃傷蔣偽軍一千二百餘名，生俘蔣偽軍總指揮李端華，偽保六總隊長吳鳳林，偽滄縣保警總隊長劉佩臣，偽保八總隊副隊長世忠等以下九千五百餘人。繳獲各種砲四十六門，輕重機槍三百二十挺，擲彈筒八十七個，長短槍一萬零八百三十一枝，卡賓式九枝，各種彈約四十三萬七千餘發，火車一列，其他軍用品甚多。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日電】冀中各界人民熱烈支援津浦前綫我軍作戰。津浦路西各縣四萬翻身農民，攜帶擔架及大批大車、食鹽、麵粉隨軍服務。各縣民兵爭先隨軍助戰。當號召任邱等區五十人參戰時，即有百餘民兵踴躍前來。冀中行署及河間、肅寧等縣大車隊，在敵機不斷騷擾下為前綫運送給養，日行百餘里，三日之內將白麵數萬斤送往各作戰部隊。各地農村劇團亦紛紛自動組織宣傳慰問小組，攜帶大批慰問袋一面慰問傷員，一面作短小演出，冀中黨政軍民各界所組成之前綫慰問團，已攜帶大批餅乾、紙烟、醫藥等，出發前綫隨軍慰問。

山東大批幹部民兵
頑強戰鬥立功受獎
竹庭民伕隊七千人立功

【新華社山東二十一日電】山東蔣後大批幹部、民兵在對敵鬥爭中立功受獎。濱海區縣區幹部至五月上旬立功者即達八十六名。莒南武裝幹部郭云台帶領之濱海第一綜隊一先遣隊深入郯城，在郯山口予敵重大殺傷；郯積勞略血仍堅持鬥爭。東海縣委梁如仁親率武工隊深入沭西區活動，一次俘「還鄉團」三十三名。萊蕪星井區武裝部隊張光明堅持原地鬥爭，組織群眾、民兵，使三十萬斤公糧在蔣軍搜索下得保無虞。膠東、南掖等地紀仁德、王春龍等一百五十四名民兵斃傷俘蔣偽特務一百四十一名。魯中新（泰）萊（蕪）蒙（陰）前綫機動游擊飛行爆破隊左太傅等一夜割電綫三百五十斤，十天內埋雷五十五次，作戰中斃傷俘敵共五十二名，魯中軍區武裝部特予左太傅記特等功一次，並授予左及該隊以魯中飛行爆破大王和魯中區左太傅爆破大王隊之光榮稱號。萊蕪殷明堂隊作戰二十一次，搶運公糧七次共五萬多斤，幫助五村群眾搬家，鋼磁地主壞蛋，該隊榮獲集體一等功一次。

【新華社山東二十日電】竹庭九千餘人之民伕隊，於蒙陰等地阻擊戰中，完成搶救轉運任務，創造涉支前民伕優秀記錄。該隊二、五兩大隊經五天長途夜行軍後在搶運傷員時，蔣軍向他們掃射轟炸，四十餘架美機在頭上盤旋掃射，他們沉着的把傷員隱蔽好，紛紛安慰傷員：「咱們一定把同志們全救下去。」傷員們則互相鼓勵：「這才是模範，到了我們立功的時候了。」總將全部五十三個傷員送到二十里外的某莊，全隊被記大功一次。三大隊的兩個中隊在青駝寺前綫，在二十餘分鐘內迅速完成搶救轉運任務，部隊首長在慰問信中，譽為「歷來未見」過的好民伕。他們與部隊關係亦密切。二、三大隊在前綫與部隊召開聯歡大會，自動向傷員獻金近十萬元、雞蛋三十斤，部隊方面亦捐出不少衣鞋，臨別時部隊首長、傷員均來歡送，分別贈以大旗三面及槍支彈藥等。竹庭支前司令部通令嘉獎竹庭民伕隊為模範擔架隊，兩隊九千一百二十六人，立功者即達七千七百三十六人。並錫以「光榮立功」大旗，號召各級支援前綫幹部及英勇民伕向他們看齊。

財政經濟呈惡性循環
正加速蔣家朝廷危機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滬報訊：滬工商界巨頭：劉鴻生、盛丕華、胡厥文、蘇村、章乃器等百餘人，於上月二十二日舉行「當前社會危機檢討會」。由胡厥文主席，章乃器逐條宣讀檢討大綱後說：「我們中年人再不說話，難道真的把一切說話的責任交給青年人嗎？」某經濟學博士以具體數字指出目前嚴重危機：「一九三六年通貨發行約為十四億，一九四六年物價較三六年上漲八千倍，本年四月底止，物價已漲至三萬倍，通貨發行增至三萬五千億，增二千五百倍，物價漲八千倍，物價比發行快三倍，通貨發行約為六萬五千億，增五千倍，則物價比發行快六倍。由此可見通貨愈膨脹，物價愈上漲，前途非常危險。」該博士又稱：「本年度『政府』（指蔣政府）總預算原定收入七萬億，支出九萬三千億，偽收入十七萬億，支出二十萬億。今年蔣政府稅收收入約為十萬億，支出共需四十萬億，發行『美金債券』，尤其量不過三萬六千億，因公債一萬億以美金收付與蔣幣無關，至目前各界認購着一萬億，尚有二分之一未繳款，這些漏洞數字又不知要發行多少通貨來彌補。」與會人士一致認為物價高漲的根本的真正原因，只有兩個血腥大字「內戰」，通貨膨脹固可怕，更可怕的是物資缺乏，內戰再打下去，物資也更缺乏。

我軍解放滄縣戰鬥中
妥善保護聯總人員

【新華社津浦前綫二十一日電】本社記者秦江報導：晉察冀人民解放軍於十三日晨九時攻克滄縣車站之役，暫住該處之聯總工作人員三十二名（內有美、法籍工作人員五名，餘悉係中國籍），均獲得解放軍之妥善保護；解放軍並立即派部隊協助看管救濟物資。聯總人員於查點該處儲放之救濟物資後，告記者稱：「所有救濟物資毫無損失。」十四日該部人民解放軍攻城前，又掩護彼等離開火綫，暫時撤至滄縣城南。十五日中午，該部人民解放軍又以卡車三輛，將聯總全部工作人員及行李送往泊鎮聯總分署。聞彼等不日即將返回滄縣，照常進行工作。

蔣機又炸聯總救濟船隻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illegible]

狗急跳牆！
蔣家擬組美「志願軍」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據上海消息：[illegible]蔣政府現正秘密着手組織美國復員之海軍陸戰隊員及其他駐華美軍的「志願兵」，並許以「志願兵」高額薪金。

放手發動群衆

王家莊羣衆不受地主朦蔽
生產中查出土地浮財

【本報訊】寧南二區王家莊的羣衆，爲了徹底翻身，在生產中向地主展開追擊戰，各組羣衆，白天鋤苗，夜晚開會，將本村封建地主張老一、王要德就來了個二次問據。按張老一、王要德係去年被鬥過兩次的地主，因他們的手腕非常高，這裏藏些東西，那裏埋些東西，又是託抗屬說情，又是哭哭啼啼求饒，用這些花樣將羣衆的耳目朦蔽住了，所以鬥的一點也不徹底，因他的經濟力量沒打垮，他們在村裏還時常活動，光想「反攻」。這時羣衆對準了目標，一條伙將去年所埋藏的東西完全追問，計：追問張老一地廿二畝八分九，（其中有麥地十四畝）房子五間，票鈔二十三萬元，及其他物資甚多。在未鬥爭以前，羣衆也都認爲他窮了，有的說：「好家業經不起三股撤，就算有點東西鬥了兩三次已經是窮了，」但在鬥了以後追問那些東西，羣衆們說：「船破還有三千爛釘呢」——「不認地主裝洋蒜，不看地主鬼把戲，鬥不透不了。」

……寧南等堅決堅持住在村裏，決心發動羣衆，結果成績很好。三區××一帶，也是接敵區獲得同樣經驗，許多村莊的鬥爭都證明，只要幹部決心堅持，運動就能開展。（二）訴苦串通，是發動羣衆的主要環節，訴苦即是控告地主、惡霸、偽算禍首的罪惡，激動羣衆燃起復仇火焰，劃清敵我界限，七天中證明那裏訴苦搞的好，那裏運動就開展得猛烈。五區出於訓練班中訴苦搞的好，全區四十七個自然村，已有三十八個村莊開展。（三）普遍扣捕奸霸、地主，即是對農民階級的撐腰作主。六區蘇王、一區五里塘、方頭等地，都證明，先扣捕而後發動訴苦鬥爭的作法是正確的，現全縣運動仍在繼續猛烈開展中。（志鵬、昌隆）

「進步地主」暴露真相
暗藏武器陰謀「反攻」 羣衆眼明將他逮捕

【本報訊】陽穀一區高廟王莊，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堡壘，全村一六五戶人家，地主就佔十三家，他們的反動代表朱澆生，日寇投降後曾爲蔣記資國的東北接收委員，曾勾結敵人暗殺了農會積極份子，縣城解放後地主朱希成仍以表面進步的面目隱蔽在家，表示靠近政府，因而一般同志也就睜着眼睛認爲是「進步人士，爭取團結對象」，不斷叫他參加一些臨時的突擊工作，（如徵收糧草），土改運動起來後，他一面以進步者的口吻，遵守法令，應付幹部和羣衆，一面又暗地派他兄弟朱希化和他的「狗腿」打入農會掌握內裏的宗派落後份子，企圖把持全權，麥前他指使其「狗腿」打擊農會，選他爲會長的陰謀被羣衆發覺了，並把他捕起來，家財封起來，經公安局審訊，查出他還隱藏着南牟許峯逃亡地主的二把匣槍三支，子彈四十條，手槍一支，子彈六十粒，五虎槍一支，六輪槍一支，大槍火三百發，羣衆看到了這些地主的殺人兇器，十分憤恨。村農會長馬上召集羣衆開會，大家都相互憤恨的說：「這小子藏着這個，不是留着殺咱是殺誰的？！可不能麻痺！睜開眼吧！」「進步地主」的真面目露了，現運動在繼續深入中。（陽穀人民）

沒鬥徹底造成禍根
溫縣二區兩千群衆血祭烈士

【本報訊】本月八號溫縣二區兩千餘羣衆齊會公祭敵佔期間被害羣衆。公祭畢，羣衆立即展開訴苦。西城外農會主席訴到他當主席還大頑軍佔後，他的女人被殺時說：「因爲我領導羣衆翻身我女人被他們殺死了，我只有報仇」。他並回憶了過去的鬥爭說：「以前我在俺村鬥爭不徹底，還給惡霸留情，結果留了一個壞人，這次頑軍來，地主一勾殺了咱五個，想起來鬥爭絕不能留情，以後鬥爭可不能留禍根，留下禍根不能太平。」接着崔鳳亭跑上台說：「我自小在外作買賣，後來回家種地，因年景不好，又逃外鄉，後來回來，家的東西都被惡霸們拿走了，八路軍來我當了主席，領導窮人鬥爭壞人，結果和奸霸們有了仇氣，這次將敗頑軍一到，將我母親捉住，嚴刑拷打，灌了三四盆冷水，最後在左腰上打了四槍打死，惡霸還不死心，又將衣服脫光，扔到河裏。」話說至此，心痛如焚，淚流滿面，痛哭失聲，最後他說：「我家一個人也沒有了，無依無靠，今天我只有靠大家，大家給我作主，我就能活。我今天一定要報仇，一定還要領導咱窮人翻身，不能饒給他！」此時「咱們窮人團結起來給他作主！」「餓媽死的苦給他報仇」等口號衝破雲霄。下午五點時開庭公審，進行血祭，九個奸霸兇手排了三行走進靈前，頭三個就是殺害雲同志的兇手，他們一個一個的跪在靈前，看着這些惡匪罪人。審畢，羣衆高呼要求政府作主，爲死者報仇，將兇手舉行血祭，政府當即接受羣衆意見，分別處決，以解羣衆心頭之恨。最後由溫縣縣委代表侯松林同志將今天黨的政策作了詳細解釋，並號召大家今後要徹底翻身，才能保衛咱們民主天下。繼由于科長、劉部長講話，最後並舉行炎鹽遊行。（溫縣戰鬥農民小報）

貫徹追查地主

【本報溫縣訊】自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之一週間，溫縣羣運發展極爲迅速。全縣六個區，有二百四十個自然村，現已有一百一十二個自然村進行了反侮辱鬥爭，佔全縣村莊的百分之四十六。參加鬥爭次數一百十九次，參加鬥爭人數在二萬以上，全縣幹部情緒至爲高漲，縣委總結一週運動，得出以下三個主要經驗：（一）幹部決心堅持，運動就能開展；五區××莊離沁陽城十五里，位於溫、沁公路上，敵人常到，環境動盪，但由於區幹部李……

清除內部破壞份子
高陵農民放手大動

【本報冀魯豫二十一日電】新收復區高陵澄清農民內部組織，消除地主、頑屬，瓦解農民顧慮分根分地運動深入展開。這一運動是根據縣委的指示，各區都經過農民大會進行清理：作法上是經啟發動員後，有的當場扣押了壞份子，清出了壞份子，有些嫌疑份子亦當時表明態度，立約宣誓。組織初步澄清之後，各村訴苦鬥爭，順利開展，一、二、四區很快發動的村子，在訴苦鬥爭中羣衆都動起來了。一區郭小學村澄清了內部組織，大家盟誓，解除了自己人的互相懷疑後，政府「撤出石頭」，將惡霸地主許九存扣押，清算時全村一百戶人家有七十戶訴苦，在訴苦會上羣衆痛淚俱下，當一老太太許國氏訴及其子（民兵）與其丈夫（農會主席）在蔣軍滿佔時被許九存殺害，許五身哭訴全家六口人被殺絕時，當場羣衆激憤之下，以磚石木棍一湧而上，將許九存打死。四區大呂莊揭過兩次浮財，幹部都說：「沒啥搞了」。但羣衆澄清組織，又向惡霸地主訴苦之後，又在一家地主家挖出一個地洞，洞內藏着許多財物，並有大槍數支，子彈五百餘發。二區一向爲封建統治較嚴密的村子，但在訴苦鬥爭中，羣衆撕破臉皮，向地主鬥爭後，即轟跟局面。現民主政府爲了大力爲羣衆撐腰，領導農民澄清組織，各村把投敵的民兵偽組織人員全部集中到區，進行教育反省悔過，回去後向羣衆表明態度，承認錯誤。這樣一來，使羣衆沒有絲毫顧慮了，羣衆情緒越來越高，他們積極的到外邊搞逃亡的壞份子，滑（縣）東最近即捕住二十多名，清查出一批浮財。

再接再厲打破等待思想
沙河四區貫徹備荒

【本報沙河訊】四區區幹部集會總結抗旱備荒運動，作出今後計劃。該區共有大小村莊四十五個，其中有十二個村全是旱地，不能打井澆地，其他三十三個村都各有一小部水地，絕大部份都是旱地，過去羣衆都是露天吃飯；今年在發動抗旱備荒運動中，全區担水點種了四千多畝棉花，水地全部下了種，北掌村的七十多畝水地苗均已鋤過頭遍，玉茭開始鋤第二遍，現仍繼續澆第二水。雙審聯防三個村担水點種的棉苗仍普遍澆過了一次，有個別的戶已澆了三次；白錯、新章、新城等村除在水地除種穀子外，並組織旱地點種玉茭。在備荒上也有成績：新章合作社收買鹽、備渡荒，河頭村家家採榆葉，新城男女兒童一夥一夥的到處打野菜，西柳泉村一個小閨女一天就拾了兩口袋小柿子。但根據全區情況看來，抗旱備荒還未形成大的運動，不少羣衆還在等天下雨，部份幹部還沒很好的組織和領導羣衆進行抗旱鬥爭，經過討論，大家明確認識了幹部帶頭領導羣衆防旱備荒的作用，按照不同地區，作出不同的初步計劃，雙審聯防要挖舊井、修水車，能多澆二百多畝地，再平均每人點種一畝旱地，並保證担水點種的棉苗不旱死一棵。北掌聯防先旱耕一部麥茬地，留下的耕成茬，下了雨往裏種省墒，並準備多種菜、晚莊稼和旱熟作物，其他白錯、新城等五個聯防大部村能打新井增加水地，除此外各村還繼續組織運輸和紡織，積存糧食，大量發動採野菜，收集代食品，厲行節約。大家對抗旱鬥爭情緒很高，信心很大，爲了更好的把這一工作提高和深入一步，現正召集各村主要幹部開會，研究詳細計劃和具體進行辦法。（華林）

讀者意見
立即組織備荒檢查！

編輯同志：

近來報上一再號召備荒節約，各地機關和羣衆已紛紛響應，但是爲了使這一工作做得更好，深入貫徹到每村每戶，各級領導應做更深入的具體檢查。我在涉縣三區沙河、西戍等村看到有這樣一種現象：一方面區村不斷開會號召多吃糠菜節約備荒，另一方面在老百姓飯市上看，每天晌午總有十之七、八還在吃白麵，我住的房東，麥收以來天天吃一頓白麵。我對這種情況做了一些調查，認爲有以下幾種思想原因，提出供大家研究：

一、怕鬥爭思想，一些富裕存在有：「吃了是淨落」的思想。對於備荒節約號召，他們不當回事，對這種人主要應多加教育。

二、靠天吃飯，盲目等雨。一些比較富戶老貧農民，抱怨：「十來八天落透雨還不要緊，要是一月半月不下雨再說。」這種人他們也覺得不下雨了不起，着急的很，可是對政府的號召他們也不積極想辦法。這種人急需具體幫助他們打通思想，訂出備荒節約計劃，而且要具體檢查，不要聽其自流。

三、墨守成規：一般羣衆認爲：「收了夏就該好吃幾天，忙個五月還不吃兩頓！」「咱用人收割幫忙，頓的怎能端出來？」「收了夏還能不看親戚？」於是乎在這一串理由下，就非開銷麥子不行。家家這樣，村村這樣，計算起來浪費就很驚人。所以應教育打破成規，提倡省儉，動員把麥子換成雜糧，參糠攪菜，從長期着想，戰勝災荒。

根據以上這種情況，我的意見區村領導同志應當多給羣衆提出具體辦法，提供過去災荒年的備荒節約經驗，並吸收報上登的其他地方的好經驗，幫助羣衆家家訂出計劃，要多想辦法，互相展開競賽，看誰做的好，把這件事也放在立功運動中的重要地位，一定時候總結，選拔備荒節約模範，批評反對那些不節約大吃二喝，不長期打算，過一天說一天的二流子壞現象。

讀者 范直

改變舊日習俗 節約白麵備荒

【本報林縣訊】三區元康村農民座談太行區黨委號召時，領導上首先揭破麥收後，可要大吃幾天的錯誤思想，並說明今年荒旱的嚴重性與往年不同，雖翻身還是空架子，算算各家的糧食，如秋天再不好收怎麼辦？啟發大家討論：「爲啥上級要這樣號召，對誰有利？想想過荒年所受的罪；現在應該如何辦？」等幾個問題。吳建元說：「現在天這樣旱，上級號召是向咱哩，咱們每人每天省一合米，過荒年就能餓不死呀，想想這幾天浪費真可怕。」婦女楊梅順說「節約下是咱的，旁人又不會要了，想想荒年吃的白土和糠那就不能說，真怕！上級號召永不會害咱。」史祿成說：「想起荒年吃的真可憐，每逢大便丟兩眼淚，現在就減一半飯也不會餓了。」全會場男女老少喊成一片，大大提起了對當前災情的注意，並對以前的浪費，大感後悔，一致提出：「能叫溜溜溜，不叫灰啾啾」的口號下，訂出當前計劃六點：一、拿麥子換米或換玉茭吃。二、改變走親戚浪費舊習慣。三、採野菜和樹葉菜。四、每人每天省三兩米。五、趕緊互助，抽空男挑担、女紡織。六、搞種穀子和點種玉茭。現全村開始掀起生產節約大浪潮，李霖組四人一天點種玉茭一畝。（運華、炳和）

【本報武鄉訊】二區韓壁村訂出每人每日節約小米一合（多吃菜四兩）的計劃，李自紅小組提出保證每天不留剩飯。王保法、張松貞等提出過去吸煙太多，每人每日吸鐵板煙三塊，今後只吸一塊，紙煙多少不吸。（景賓、鳴圖）

太岳區各直屬機關
訂出後半年節約計劃

【本報太岳廿一日電】本區各直屬機關檢查近四、五個月來的生產節約成績，並訂出後半年的節約計劃。據悉：區黨委機關自七月一日起，除糧食照領外，被服節約一部，其他雜費津貼等全部節約，——半年共可節約一百七十七萬八千元，另個人生產，六十六人在二、三、四五四個月中已生產十五萬元，個人節約十一萬五千二百卅元。行署除領取被服、糧食外，其餘全部節約，後半年可節約六十萬元，私人生產除農業生產豬雞未計外，已生產十餘萬元。財經辦事處除領取糧食外，其餘部份或全部自給，共可節約十七萬多元，三、四、五三個月中個人生產八萬五千三百元，私人衣鞋等節約廿萬元。公安局後半年除被服糧食外，其餘每月可節約六萬元，共可節約卅六萬元。太岳新華日報館除被服糧食照領外，其他各費全部節約，後半年可節約六十八萬餘元。冀南銀行區行亦計劃節約十四萬餘元。以上六個機關，預計在後半年共可節約三百七十三萬餘元，在個人生產節約上，不少同志已實現了「個人困難，個人解決」的原則。如區銀行秘書主任後半年節約被服、菜金、津貼及其嬰兒糧食等，數達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六元。各機關並湧現出許多生產節約的模範，如工商稅務聯合局炊事員吳瑞林，光担炭就已賺洋一萬二千元。財經辦事處炊事員樂魚水担炭、發豆芽、喂豬等已賺錢九千七百元，太岳新華日報館電務科有三個同志光刷印小學課本已各賺洋九千元，據該報秘書處估計，至年底每人平均可生產一萬元，五月間已有很多人提前繳納全年生產任務二千元。目前區黨委號召每人種十苗南瓜備荒，各機關已大部完成。

【本報太行訊】二專署機關響應號召，生產委員會特召開機關全體會議，討論機關節約，當決定每月減吃五頓白麵（原十五頓），每人每天少吃一錢油（原六錢），一錢鹽（原六錢），節約米二兩。（子唐）

陽城勞動婦女的旗幟
白如賽婦女互助隊

太岳第四專署

白如賽住的村子盧家河，是陽城六區岩山村的一個屬村，全莊共有六十一戶人家。由於幹部幫助，積極份子帶頭，全莊上的一百四十個男女全半勞力已全部組織起來，白如賽的婦女互助組也成爲陽城勞動婦女中的一面旗。茲將她們的幾個主要特點介紹出來，以供參考。

婦女互助困難多，男人來幫助

這裏婦女歷來就沒上地習慣，婦女只管家裏的生活，紡織、做飯、看娃娃，就以一年一季的養蠶來說，也得男人把桑葉摘回來，婦女喂喂就算了事。去年二月生產委員盧思河同志到縣裏受訓回來，認識到今年要翻翻身（羣衆運動）又要打仗，還要不誤生產，那就非組織婦女不可。可是當他在冬學上把這問題提出時，卻是困難重重，羣衆都沒信心。男人們說：「婦女是「家裏人」，上地不算話，要她們怕媳婦上了地還得自己做飯、看娃娃，婦女們也覺得上地是難事，沒力氣，不會幹，盧思河同志覺得光說話不頂事，怕先幫助積極份子看行不行。他覺着幫助白如賽最合適，因爲：

第一、白如賽正派穩重，不怕別人說閒話，又是婦會小組長，又最能團結婦女們。第二、他的家庭和睦，進步，男人是民兵，翁婆都很賢良。第三、他是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沒小孩、大腳，平常就肯勞動，他和白如賽一談，如賽就滿心願意，「你從縣裏回來一說，我就願意，就是看見大家都不願意，我也沒有敢張羅」。思河同志就和白如賽商議，先動員家裏能離開的青年婦女，參加互助組。最後思河告如賽說：「不要怕出頭幹，遇着啥困難和過不去的地方有我幫助你」。白如賽就一個一個去動員，共動員了五個人，但這些人也信心不大，「咱上地能幹了啥？」思河同志告他們說：「地裏生活並不難做，咱不會做巧活重活，咱不能先做些輕活粗活，跟先上地踩踩踩，看行不行」？於是男女互助組在前邊種，婦女們在後邊踩，踩的很好，婦女們說：「這並不難呀！」種完穀了，接着就該鋤麥，婦女們又怕鋤不好，思河同志說：「好鋤，我教你們。」五個婦女把五戶的三十五、七畝麥地鋤完了，情緒很高，他們又自動提出要幫助金科組鋤三畝麥，賺了九升工資米，這一下全莊婦女們都說話了：「人家也是婦女，和咱不一樣？怎叫把咱的小米賺走了！」接着就有三十一個青年婦女參加了互助組，分了三個小組，大家推選白如賽同志爲隊長，各互助組都推選一個有技術的男人，專門領導婦女上地做活，告他們說什麼生活應該如何做，這樣逐漸的使婦女們一般生活都學會了。

家庭分紅與同院變工

一開始互助時，雖然就已規定了婦女上地也一樣掙工資，但由於過去的傳統習慣，婦女所得工資全部歸男人所有，因之不幾天就發生問題了。互助組開會時，婦女不去參加了，中年婦女不願上地，說他們腳小，有娃娃，家裏零星生活多走不開，後來盧思河、白如賽就召集會議和大家談心，才知道婦女們的心裏覺得勞動不勞動和咱沒關係，掙下錢咱也見不了，化不上，這才覺得要叫婦女好好勞動，掙下的錢應該歸婦女自己。但男人們又不願意，說：「吃上家裏的喝上家裏的，賺下錢也是他們的，光他們有賬算」。於是這才按雙方意見，由雙方商議，決定婦女掙下工資和家裏四六分紅（婦女得四），這一來，婦女們都爭着參加互助組。

這一問題解決了，隨之而來的另一個難問題是婦女們都想上地，家裏的做飯、看娃娃等零活沒人管，又把人難住了，而這一帶有個特點是小家庭多，一般的是婦夫倆有些老小，很少有個親戚夥夥在一起的。另外則是一個院，樓上樓下就住七、八家。以後才研究出一個院的婦女可以變工，只留一、二人在家做飯、看娃娃，其餘的人上地，在家的人給別人做飯、看娃娃也根據情況掙上地人的工票。比如你給我做五個人的飯，我一天給你二分工票，這一來就可抽出大批婦女上地。

「如賽真好呀！」

盧家河的羣衆提起如賽來，異口同聲的說：「如賽真好呀！」爲什麼他會這樣的被羣衆擁護呢？

首先是他處處關心婦女痛苦，時時體會他們的困難。他怕小孩吃上嗚奶生病，便和大家研究，決定奶小孩的婦女中午不上地，懷胎婦女上地時，如賽就是叫他們靠地裏邊作活，她自己靠外邊，怕孕婦不小心掉在堰下（這裏多係梯田），即使婦女有了錯誤，她也不是打擊她們，去年鋤苗時，組員小花無意中把一棵金皇后玉茭苗鋤了，大家都說她不小心，對她的態度也不好，弄得小花臉上一青一白很難受，如賽跑來一看，知道她已知錯，便說：「不要緊，那裏苗就稠些」。暗地裏她才又說服組員們。以後小花情緒又高，作活又細心。

其次是：她處處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比如紡織分花時，總是先讓別人先挑。去年夏季選模範時，她所得的獎品——綫對——都分給大家，組員們不要，她說：「模範是大家的，要不是大家好好勞動，咱那裏能當了模範！」

太行二專區婦女勤生產
八十天織布七十萬斤

【本報太行訊】二專署各縣從三月初開展百日紡織運動以來，現已獲得了巨大成績。運動開始各地均貫徹了思想發動，解決原料、工具、技師等具體問題，相互挑戰，競賽立功，逐段計劃檢查總結，注意了獎勵表揚模範、交流經驗，推進運動，遂步深入提高。綜合榆社、武鄉、襄垣、左權、和順、昔陽、平定、太谷、祁縣等九縣材料，共有十一萬八千九百十二婦女捲入運動，佔全區婦女百分之三十九多，（全區婦女共二十九萬八千七百五十三人），組織起來紡織的有八萬六千三百七十三人，佔紡婦的百分之七十二多。從三八節到月底八十二天工夫，獲得輝煌成績：共紡綫八十四萬三千一百十三斤，織布七十一萬九千八百十五斤，存綫十一萬五千六百零八斤，每個紡婦平均織布六斤一兩，完成原計劃（一百萬斤）百分之七十一多。按平均每天織布八千七百七十八斤計，十八天還可織布十六萬八千零四斤，把存綫都織成布，超出原計劃二千五百二十四斤，若把婦女參加突擊下種誤工計算進去，則超過計劃更多。運動中各縣區普遍注意了改造婦女，和睦家庭關係，改良工具與提高技術工作，僅榆社三個區統計，改造懶婦女二百廿九人，四區一個區改善了四十二戶家庭關係。襄垣一個縣推廣加速輪紡車一百四十四輛，手拉梭機普遍於各村。其他各縣的縣區村聯社與個別互助組都使用手拉機，榆社四區都桂香創做寬機，全縣普遍能織一尺三寸至一尺五寸的寬面布。各縣普遍能織手巾與提花褥面等，壞綫在運動中逐漸減少與消滅，使布的質量提高。組織形式除低級的變工組與普遍流行的計分折工，等價交換的互助組外，又發展勞資合作的紡織合作社與小型紡織工廠。（二專郵公室）

高平八百村幹集會
表功選模檢討缺點

【本報太岳二十一日電】高平八百「開國元勳」（村幹部）集會檢查幹部關係，陳發汀等二十一位村幹部榮獲「模範幹部」光榮稱號。大會首先進行表功，每個幹部都敘述了他在開闢高平工作與土地改革、參軍參戰中的功勞。如馬村賈有根開闢工作時，因繼續敵人「剿匪隊」一支槍，被敵「政工團」抓去遭斃未死，逃出醫好後依然積極工作。蘇莊農會主席賈明順因積極領導羣衆翻身，被特務打折一條腿，仍積極領導羣衆清算奸霸，又破封建勢力扣起來，他還沒有灰心。反更積極的進行鬥爭。西瑤村長王天法，當鬥爭對象王虎根、王廷慶給他送禮，企圖收買他時，他不爲所動，當場揭破並組織羣衆進行鬥爭；浩莊村長陳發汀除領導鬥爭外，並組織紡織生產，一年賺小米二千一百石，羣衆都說：「村長領導織爐好，一年賺下兩個秋」。填平補齊時，他首先讓出土地四畝，影響各幹部共讓地四十餘畝。王降村長趙集發八個月沒吃公糧，並宣佈以後永不吃公糧，他說：「自己已經翻身，有吃有穿的，應該給羣衆辦事，爲啥要吃公糧」，總井村長親自帶領大車去參戰，沒有一個開小差的，大家的情緒都很高。經過表功以後，縣委又動員全體村幹部進行自我檢查，開始檢查時，有個別幹部思想沒打通，只說別人不說自己，說小的不說大的，說過程不說事實，說人知道的，不說人不知道的，說工作態度不說多得果實，原因是思想上有六個怕：一、怕丟人，二、怕羣衆知道了鬥爭，三、怕上級看不起，受處分，四、怕壞份子鑽空子，五、怕其他幹部埋怨，六、怕退果實時老婆吵鬧。經深入動員解決這些思想問題後，都做了深刻的自我檢討。如參軍村指導員張東保說：「分果實時我總想討便宜，有一次分布和綢緞，別人分了布每尺只賣五升米，我分下綢緞每尺就賣一斗米，又用十五石米賤買鬥爭出來的織機，轉手賣給別村賺米十石，穿了一身毛衣沒有出錢。一輛自行車別人要買我要留，結果留在村上只能我一個人騎。區幹部給我提意見，我就發動羣衆鬥爭他，羣衆和民兵不聽我的話，我就打擊他，全村的人都怕我，我認爲這樣工作好做，其實這就是脫離羣衆」。北試午村長武安南說：「在鬥爭地主燒成周時，我不敢南試午鬥他，怕東西出了村，這是宗派主義」。經過檢討後，大家都認識到不民主，鬧宗派、貪汚，多得果實等都會脫離羣衆，因此下定決心要爲民立功，隨即進行評功比功，民主選出模範幹部陳發汀等二十一人，前七名獎給「爲民立功」、「翻身英雄」等錦旗，其餘每人獎給立功與實獎章一個。最後模範幹部王天法訂出自己的立功計劃：一、保證民伕民兵參戰時不開小差，保證參戰民兵民伕土地按時鋤過，二、多得實汚與買實的鬥爭果實回去就退，並要動員各幹部於最近退完。三、組織羣衆每人打乾柴卅斤，動員羣衆每日每人省一兩米，自己省米一合。四、直接領導一個模範互助組，做到耕三餘一。五、調解那裏就去那裏，保證調動後村上工作不受損失。安幹部也訂出全村立功計劃：一、全村打十個井，並担水澆地二百畝。二、普遍做到棉鋤五遍秋鋤三遍，參戰民兵民伕幹部屬的地要搞的最先。三、幹部都親自參加互助組，全村十九個互助組中創造五個模範互助組，十天退完各幹部貪污多得的實果實，接濟每個幹部都訂出立功初步計劃，並互相提出挑戰競賽。

陽城六區各村長
生產自給不吃公糧

【本報太岳二十一日電】陽城六區二十三村村長，實行生產自給，岩山、索泉嶺等七村，已自六月一日開始實行，橫河寺坪等七村準備從七月一日起實行，西交、對橋等九村準備從八月一日起實行，合計二十三個村長全年不吃公糧，共可節約公糧小米八十二石八斗。各村長並提出三個保證：（一）不准胡亂動員羣衆一顆糧食，（二）保證親自動手生產，確實做到自給。（三）保證不耽誤工作，還要把工作做得更好。

台灣人民的英勇鬥爭

庚發　四月三十日寄自台中

按：這篇通訊對今年台灣「二·二八」事件之經過，實地敍述甚詳，可以見到台灣人民的鬥爭經驗及今後的發展，特全文發表。

從歡迎到反抗

台灣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五十年間，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受盡……

「二·二八」的血的鬥爭

血腥的屠殺——使鬥爭轉入地下

……乃是一個偉大的開始……這一英勇的鬥爭，暫時轉入了地下。但是台灣人民正準備着新的戰鬥的反攻！（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

斯拉夫委員會主席分析國際形勢
新民主國家發揮驚人建設力量
反動派企圖分裂他們破壞和平

民主國家起來鞏固自由獨立 是對戰爭販子最有力的打擊

美大使證實參加匈牙利事件
莫洛托夫予以駁斥
指出英美反動派又圖干涉匈內政

匈牙利逮捕叛國罪犯 完全符合雅爾塔宣言

盟國對匈管委會代理主席 駁斥美代表無理要求

倫敦工人日報揭露 英美國在匈製造新危機

保總理季米特洛夫聲明
逮捕皮特可夫符合和約 並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
奉勸美國務院恐嚇安靜力戒狂叫

皮特可夫罪狀已定 判處十二年半徒刑

真理報評馬歇爾演說
美妄圖干涉整個歐洲
杜魯門政策聲名日益狼籍

美積極援希反動派進攻人民
希臘游擊隊克達埠城

巴勒斯坦阿拉伯高委會
決議罷工罷市
抵制英美操縱的調委會

美加緊控制土耳其
完全漠視土國主權

美國華萊士的演說
得到廣泛之歡迎
人民對社論日益不滿

在美佔領當局縱容下
日本企圖死灰復燃

又十一個王克勤班

董金德班

何朋・法[illegible]

董金德的簡歷

董金德是河南南水縣人，現年三十七歲，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初九，被國民黨抓逃兵的硬說他是逃兵，坐了三個月禁閉後，被撥到四七師三七一團重機槍排當二等兵，隨部隊從河南往湖北出發，他每天要扛着四十八市斤的迫擊砲座，他要求排長扛砲身換了兩個月，到了邵耳附近預備開小差，就被八路軍解放了。

董金德當了班長

董金德剛到總江八分隊八連就趕上夜行軍，心想：「八路軍生活苦餉，又少，還是開小差回家吧！」後來他看到八路軍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加上不打罵士兵，官長不斷受到教育，他的思想開始有了轉變。部隊到龍皇集附近，一位榮退軍人告他說：「政府給我房子、地，還幫助找了個老婆，現在做個小生意，生活還很好。」董金德便馬上想到「給老蔣當兵，打殘了活該你受罪，還給你什麼房子地；要是死了，不是丟到河裏也是喂了狗！在八路軍裏好好幹為人民立功，就是殘廢了，也有出路。」董金德的思想想通了，工作積極起來，作戰非常勇敢，不久被提升為副班長，今年四月又升任班長。

戰士劉國清先到班裏，他自動幫助找砲、鋪床鋪。四十九旅解放過來的劉國清吃不慣小米，他解釋：「我從一二五旅初來，也是吃不慣小米，可是過了十天半月小米越吃越香，大米是澀的，不信你試試。」在小司空挖工事，每人發五個饅，董金德吃了三個留下兩個，劉國清挖工事累了就給他吃，劉國清感動說：「班長待我比俺娘還親哩！」

董班長處處模範，對全班影響很大。王合亮說：「行軍中大家都疲勞，躺倒就睡覺，可是俺們班長燒好水端來，叫起大家喝水洗腳。」傑小黑說：「參軍闖到八班，班長照呼俺就好，不叫去打飯，也不叫俺做勤務……」

「班長待我比俺娘還親哩！」

他經常在班裏說：「當班長要關心戰士，不能起態度，如果班長好發脾氣，班裏同志就不會安心，不會高興的。」行軍時，他經常背兩枝步槍，兩個背包，自己腳上打了泡，不向別人說。社有才走的疲勞了，他用說故事講笑話的方法使社不掉隊。新

幹啥說啥解決啥

在戰爭中董金德不僅沉着有辦法，而且能根據具體情況提出適當的口號鼓動部隊。攻打汲縣三里都時，敵人向我們打了幾發砲彈，新戰士沉不住氣，他說：「夜間打砲是瞎打，我以前打過砲，不要害怕！」馬上穩定了大家情緒。第二天敵人撤退，他指定了目標叫大家打，他兩槍打倒兩個敵人，提高了大家射擊信心。新戰士王玉忠不敢打槍，他叫他試打了一槍，問：「害怕不害怕？」王忠說：「不害怕！」接着一連打了二十多發子彈說：「闖了半天，打仗原來沒有啥！過去總說打仗可害怕啦。」攻大司空村前約三小時，戰士看見我們有好幾門山砲，董金德馬上提出：「咱們有這麼多的砲，還怕消滅不了敵人！」當山砲向敵人開砲的時候，董金德拍手大笑，對新戰士說：「同志們你看我們砲打多準，咱們八路一打仗就是先用砲，打得碉堡團牆，用火力壓得敵人抬不起頭，給步兵開闢出道路，只要步兵動作勇猛，一個就成功。」

董金德動員全班挖工事的口號是：「老同志不要依靠新同志！新同志要向老同志學習。」飛機來了，同志們有些害怕，董金德說：「不要怕，飛機是往前打的，從東來，你靠交通溝的東牆，從西來你靠西牆。」當敵人子彈打過來新戰士害怕，他解釋：「不用怕，同志，你聽子彈嗖！嗖！的，那子彈不知道多高哪，你看我在這裏立着就不怕！如果你聽子彈噗噗的響，是在跟前哪。那就小心點！」挖掩體小溝、米小三二人瞧溝，很放心的挖起來。挖的離敵人近了，有的同志不往前指頭看，挖不快，董金德說：「派兩個人監視敵方，咱們都屁股朝着敵人放心挖，挖的不看打，打的不看挖。」戰士王合亭說：「我在七班沒膽，到八班有了膽啦！」他挖工事的速度，比別人快一倍，而且還挖的很好，挖完了還幫助其他班挖。戰士很願接受他的技術領導。

守紀律給戰士壯膽

在紀律問題上董金德也是非常注意，有一次挖交通溝前面有塊麥地，他叫沿着麥地邊挖。王合亭問他「為啥？」他說「我們多流點汗，就可救活幾攏青苗！」打進大司空，看見有幾個包袱，董金德馬上提出「誰也不准動」；動了老百姓就會不滿意，我們的血就是白流了！」八班在董金德同志領導下，大家都很高興，別班的戰士要求調到他班，主要是董金德同志關心戰士，說話和氣，處處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去影響大家，在緊張的戰鬥情況下，能及時提出鼓勵口號給戰士壯膽。

熱東支社堅持敵後新聞工作

新華社熱東支社及「熱遼新報」報社在蔣後游擊區堅持新聞工作，業績卓著。該社社長是黃鋼。為了適應游擊環境，人員由今年二月的四十六人精簡為廿三人，報紙的出版則由七日刊逐漸改為日報；銷數也由六百增到一千。在指導該區工作和反映該區軍民鬥爭，交流經驗上，作用很大。這個支社是去年九月興隆撤退以後建立的，社址設立在一個七里多高的深山裏。敵人「掃蕩」時日夜露宿，以稀少的棒子麪和菜蔬維持生活。無法出報的時候，就幫助群衆工作，宣傳或幫助部隊偵察。

・文化消息・

瓦解

・立雲・

五月六號，侯馬周圍，各個碉堡的敵人都殲滅了，只剩下南堡一個據點，孤立的殘留在那裏。太陽漸漸偏西了，戰士們很焦急，政治指導員在思考着：

「敵人已經被我們的砲火所震懾，他們要的是逃生而不是抵抗，但我們要的是天黑以前將他們全部繳械。」

指導員這樣判斷了以後，十分有信心的，要用政治攻勢把它攻下來。

於是他寫了第一封信派一個老太太送到碉堡上，信中說：「周圍戰爭已完，你們孤守是死路，放下武器才是生路。」

時間拖延了兩點鐘，沒有回信，他又送了第二封信說：「考慮如何，上級命令我們堅決把你們消滅，我們感到打死你們太可惜，再去一信，希快答覆！」

回信來了，蔣軍連長用狡猾的口氣說：「怎樣也可以，只是要我們團部送來個命令。」

「明明是想挨到天黑逃跑，他媽的再寫封信，不投降就……」大家覺察了敵人的陰謀。

第三封信是這樣寫的：「你們營團長早就說叫你們繳槍，他們送來後已解往後方，不能給你們寫信，希勿再猶豫，時光已經不早。」

敵人急忙回答說：「我們正在民主[illegible]！」

我們的同志們，有的在壕溝裏走來走去，有的臉上帶着失望的表情，有的氣憤說：敵人太可惡。指導員終於又寫了第四封信：「別猶豫了，半點鐘以後我們要試山砲，請把靠近這邊的地方讓開，免遭無謂犧牲。限半點鐘答覆。」

營教導員也走出來，對着碉堡說：

「喂！碉堡上那個啥兵，叫你連長出來，我和他談談，我們決不打槍，你們也不要打槍。」

「說吧！不怕，我們決不打，打槍就不是人。」

「你們是十七師四十九團的吧！」一個解放戰士喊起來。

「是呀！」

「十七師過去是好隊伍，西安事變會要求抗日，我們不忍打死你們，你們的老師長孔從洲在這裏，知道吧！」

「知道。」碉堡上高聲大叫。

「我是五十五師的，以前也和孔師長在一起。」又一戰士插上嘴。

「知道，過去的老人都知道。」

「孔師長現在當了西北民主聯軍新卅八軍軍長，跟他來的同志都很好！」

「我們都[illegible]了。」上面[illegible]聲音很多分不清是幾個人的聲音。

「但是你們也都是受苦人，我們不忍打死你們。」教導員像上課一樣一字一句的說。

「我們都是抓來的兵，早就不想打了，[illegible]啊。」

「你們連長呢？請他來當面談談」。

「[illegible]：只要准許[illegible]繳槍！」

「回家可以答應，快繳槍吧！」

「八路軍是好隊伍」，上面很多人站起來大聲喊着說：「繳了槍能把我們送出去嗎？」

「好，回家的給開路條，給發路費！」

「好！好！」上面喊聲更嘈雜了。

「私人的東西要不要？」一個北方人的口音。

「絕對不要，戰場上俘虜，我們還不搜腰包哩，這是我們八路軍的政策。」

「好隊伍」上邊喊成一片。

天漸漸黃昏了，指導員有些焦急：「快決定呀！有限十分鐘！現在是六點一刻，對對錶！」上面真的有人對了錶，嘈雜的聲音一會兒高，一會兒低。

我們把山砲、重機槍都[illegible]到[illegible]上，作着發射準備。

和那[illegible]的沉寂。

「怎麼樣！快作最後答覆。」

「我是第一師的，交了槍八路軍待我很好，你們怕什麼？……」一個解放戰士[illegible]了敵人心思，大聲叫喊着。

[illegible]排長搭話了：「我統一排要繳槍，別人我管不了，[illegible]」

「連長呢？」

「[illegible]來了，」停了一下[illegible]。

「[illegible]下來吧！[illegible]」

我們把梯子[illegible]上以後，[illegible]長當着，[illegible]下來，[illegible]的是一大[illegible]，[illegible]長也夾在步兵[illegible]的中間一齊[illegible]。

戰士們都從[illegible]起來，[illegible]亂喊着：

「繳[illegible]不打人。」

「歡迎，歡迎！」

「好！好！……」

下來的人自動站成三路橫隊，跟前放着兩挺重機槍，一門六〇小砲，八挺輕機槍，七十多支步槍。[illegible]以後，自動報數，從一排到一百七十一還沒有報完。

槐樹下

・胡征・

槐花飄落在槐樹下，
樹下坐着老媽媽；
媽媽頭髮白了眼又花，
幫咱隊伍縫這又縫那。

我說媽呀媽呀辛苦啦，
這些活兒不該你做哇！
媽說你這娃說話太外啦！
你把我老婆子看成個啥？

媽媽叫我坐在槐樹下，
抽一支香煙把話拉；
媽問我是那裏生來那裏長？
啥時候離開的老家。

我說家住黃河南岸又南，
過了黃河還走二十天。
十五歲離家把革命幹，
十三年沒見親娘的面。

我說跟着毛主席的家庭長這大，
見了你就是見了咱親媽。
媽說八路和百姓是一家，
八路軍都是咱好娃娃。

媽說你給毛主席打個無線電：
叫他給咱再活上五十年！
就說蔣介石害苦把咱害，
不是毛主席咱不知死在那一天！

我說咱也跟毛主席提了意見，
要求把咱調到黃河南又南；
南方的媽媽在受災難，
要去幫她們把身翻。

媽說去吧去吧不留你，
南方有好山好水好莊稼；
南北都是窮人的天下，
南北都是咱毛主席的家。

媽說回去給你親娘捎句話，
就說你北方的媽媽想着她；
媽給你縫上一頂麥稭帽，
刮風下雨你戴着它。

我說大雷大雨俺不怕，
風裏雨裏也要給媽打天下！
我跟媽媽要上針和綫，
哨子響了我要去上操啦。

王芬喜不回家了

・趙子岳・

王芬喜去年九月間，被孫殿英部抓去當了伕夫，在湯陰城下被解放過來，住在收容所五班整訓學習。他是個純樸老實的農民，看着人，眼睛老是直瞪瞪，像是有話，又說不出來……

和王芬喜一塊睡覺，中間只隔一個人的是張文尉，張文尉頭天晚上還裝得好好的六百二十元，第二天清早，不等出早操就不聲不響了，他馬上就報告了才由大家選出來的臨時班長馮印凱。馮班長是孫殿英部下的老兵，經過這次寬大政策的教育，也很受感動，他知道了這件事，就氣恨地對大家說：「這事情要馬上弄清楚，先不必讓隊部知道，實在太丟人！」

第五班全體集合了，[illegible]除五、六個[illegible]出一些錢來以外，從王芬喜身上搜出七百二十元，雖然錢數都不對頭，但[illegible]王芬喜非常可疑。因為他[illegible]，又是從衣襟角裏掏出來的，顯的很特別，[illegible]他們認為更可疑，馮班長恨恨地[illegible]問：

「說，你那裏這樣多的錢」？

「俘虜部給我兌換的七百五十元，我沒有來五班時花了三十，還有七百二……」

「裝他媽的洋蒜」。

沒有等王芬喜把話說完，馮班長就動了怒，「為什麼把錢藏在衣襟裏？……說實話吧，我看你就是鬼」！

「不……不是的……」王芬喜顫抖地[illegible]，「[illegible]看」，口袋，「[illegible]上破了口，錢都[illegible]到衣襟裏了……」。班長就[illegible]「別[illegible]」，[illegible]他的解釋，[illegible]

全連各班都上過了課，有的下棋，有的在談天，可是第五班沒有休息，十幾個人又把王芬喜包圍在屋子裏，一句跟一句地追問着。王芬喜[illegible]了汗，心裏暗暗地想：「八路軍把我解放了，總算從孫老殿那裏逃出來活命，可是想不到出了這事……只要命在，[illegible]」最後他狠了狠心說：

「你們不要難為我，六百二十元我願意包了，可是還[illegible]我沒有偷人的錢。」

王芬喜說[illegible]這一句，[illegible]大家說：「[illegible]六百多元給人何賠呢，他是作賊還不願落偷的名字！……」

這種情況，別管七是八短，還是多說些個「是，是是」，所以當馮班長問他：「是你偷的不是？」王芬喜[illegible]：「是，是，是，是偷的」。

「在[illegible]偷的」？

「[illegible]的」。

「人家[illegible]」。

馮班長又火起了，「是，是，我在他口袋裏[illegible]的」。

[illegible]

可是七連五班打人的事馬上就傳到大隊部了。錢大隊長和時參謀長就趕來了，首先就指出八路軍是不准打罵的，大家現在是受八路軍領導，那麼就得按八路軍的規矩辦事：……

王芬喜[illegible]，[illegible]錢大隊長作了個分析：第一、查過所部保管股的[illegible]，[illegible]第二、[illegible]第三、[illegible]是個老實農民，[illegible]

[illegible]，大家都覺的很對。而張文尉丟的錢，經過追究，這時也另外查出了些線索，緊接着就把這件事就在七連的全體會上進行了檢討。五班長馮印凱向大家承認了錯誤，不該不先報告連部，又隨便打罵人，他說：「這是從孫殿英那裏帶來的壞習氣，以後一定要改掉。」

次日，王芬喜笑嘻嘻地向錢大隊長說：

「我想參軍，行不行」？

「你不是報名要回家嗎」！錢大隊長奇怪地問。

「不，還是參軍好」。

「為什麼」？

「參加了八路軍，我再不會受冤枉氣了」！說罷他痛痛快快地呼了一口氣！

大隊部隨即把王芬喜的名字，又填到參軍的花名冊上。

石振明救苗辦法

石振明組合互助大隊，把去年的玉蜀黍稈子或高粱稈子，用鍘刀切成三寸或五寸不等的短節節，再把它泡在水裏（水應比[illegible]），[illegible]二、三寸）長一、二日，[illegible]的時候，就把稈子從水裏撈起來，[illegible]把苗子周圍一二寸的地方挖成小溝，深二寸到二寸半，最多不超過三寸，可也不敢太淺。小溝挖好後，[illegible]稈子放進去，[illegible]然後用土掩埋好，踏實[illegible]。但在挖小溝時，要注意不要傷了苗子的毛根。不管什麼苗，至少可以保持兩個多月不枯死。有些地區不靠河，可以担水在大缸和水缸裏[illegible]。

（轉自太岳新華日報）

蔣區民謠拾錄

蘇衆輯

下面的民謠，是解放戰士說出來的，是南方很流行的，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蔣管區老百姓心裏的痛苦，他們過着多麼黑暗的生活。

一、

天上星多月不明，
塘里魚多浪不停，
太多將軍攪亂國，
太多情人壞了身！

（國民黨的軍隊，二十年來壓害老百姓太兇了，老百姓充分認識了蔣介石憑藉武力，禍國殃民的罪惡。）

二、

早年算盤打得差，
鎗鎗殺敵不顧家，
早知勝利是像此，
不如深山去出家。

（抗戰勝利後，蔣賊內戰獨裁，使抗敵人民及英雄軍人大失所望。）

三、

前多烏雲天上橫，
又想颳雨又想晴，
颳雨還有天晴日，
窮人幾時才翻身？

（在四大家族黑暗統治下，窮人渴望着翻身）。

四、

天氣如晴天又亮，
蔣老賊財命不長，
新割黃穀容孫喜，
哪想下肚做軍糧！

（一年辛苦，剛收完的穀子，還沒有吃到，又被搶了軍糧）。

五、

[illegible]行路難過兩，
窮人難過四月荒，
口渴難[illegible]開井，
肚飢難[illegible]早稻熟！

（這是蔣賊在政治上無數次空頭支票，蔣賊的花言巧語，再騙不了老百姓了！）

六、

出又難來入又難，
雞多鳥雀插林間，
日裏又怕飢來打，
夜裏又怕火燒山。

（蔣管區特務橫行，人民白日黑夜過着恐怖的生活！）

七、

人在軍營心在家，
少年妻子一枝花，
想要回家歸不得，
蔣介石是[illegible]大王八！

（這是蔣軍的士兵唱的，他們被迫和平國家，但有家歸不得，只好罵蔣賊出氣！）

大家談

把擁軍工作搞好

・良弼・

這次參加太行區前線慰問團的工作，在前線走了一個多月，這段工作，使我深切具體的領會了前方將士的辛苦。戰士們的英勇，真是可歌可泣。總四九團首長說：「登一連一排長李富成同志（壺關五區河西村人），在攻城時，他的任務是帶領十人的架梯組，完成架梯任務後，他自動把架梯組變為突擊組，首先登上城去和敵人激戰，吸引了敵人的火力，便利了其他同志的迅速登城。這位同志光榮犧牲了，立了特功，當拉下他的屍首後，見他右食指上還掛着二十七根手榴彈線繩。還有一營三連的指導員劉學田同志，攻城的時候，他同戰士們說：「我們要打開湯陰城，活捉孫殿英，能犧牲在城裏，不犧牲在城外。」這位同志也於完成任務後，光榮殉國了。像這樣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是我一人就聽到幾十起。我聽了烈士們的介紹，當烈士們流下淚來，人民的指戰員這種為群衆謀福利而犧牲自己的崇高品質，真是無可比擬的。

走過這一週後，我深深慚愧我們後方工作者，有許多地方對不起前方將士，特別是擁軍，優待軍屬的工作作不好，真是我們的恥辱。

當我在四九團三營九連與全體同志們座談時，有一位同志提出他家勞力不足，村上代替挑水拾柴限制他們少用。另外，壺關縣柳泉村，烈屬盤法存母親，翻身運動中分得樓房三間，到現在仍被地主霸佔着不讓住。直到最近才算糾正了。

像這樣的情況雖極個別，但也說明我們擁軍工作中確乎是存在有問題的。我們應當結合當前工作進行認真的普遍的大檢查。一方面要把前方功臣們的英勇事蹟經常地在群衆中宣傳，同時要認真普遍不斷的檢查擁軍優抗工作，及時信告前方。尤其是土地改革運動，更應當徹底作好，不僅不應讓一家軍屬享不到實惠，而且不容有一個老百姓不徹底翻身。因為，像李富成、劉學田等同志，他們為什麼英勇犧牲呢？不正是為了保衛土地，徹底翻身嗎？只有我們在後方把這些工作作好，才能更加鞏固部隊和增強戰鬥力！

啓事

一、凡投本版的稿子，請在信封上寫明「投四版稿」。

二、凡續要退還的稿子，請在稿尾註明「請退還」，不必附郵票，但請把地址和姓名寫清楚。不註明的，我們就不退了。

編輯室啓

關於農民們的名字

◇任村「土地回家」散記◇

・展潮・

和任村的大人小孩逐漸慣熟起來的時候，我相信，再沒有什麼比給小孩起名字，更能代表農民的企求與遭遇了。

就以我住處鄰近的農民來說吧，隨便問到那個人的名字，他都可以告訴你一段來歷的。例如我房子斜對門那家劉身戶的孩子，因為是在一九四二年日本人大「掃蕩」時候生的，就叫個「逃生」。還有叫「荒年」，叫「米貴」的，那都是民國九年大災荒年，農民悲慘生活的標誌。

最通常的名字是王石存、楊石頭、王一歐、陳天存、張李拴、蘇石柱、蘇閨女等等。這一類名字都與迷信相關。總是農民在封建政權下過着慘淡的生活，總是覺得自己命不好，養了個孩子，生怕保不住，不是到菈崗山下的山神廟裏，便是到西河灣裏的大怪石跟前，燒香禱告，請它們認做乾兒或替自己「存」下來。再不然就是親生兒當養子養，男孩當女孩養，因此就起了這一類名字。

以上所說，大抵都是奶名。等到孩子長大成人，農民們便請「識字先生」，或是按照自己的企求給孩子起個「官名」。因此什麼榮呀，華呀，富呀，貴呀，都千篇一律的叫起來了。農民把自己的企求表達在孩子們的名字上面，但是在地主統治「不殺窮人不富」的社會裏，到頭來大多是凍、病、餓、死！甚至連捲屍首的蓆片都沒有！前幾天村裏開會時跟我坐在一塊的那位老漢便說：自從爹娘給他起「張富」這個名字那天起，日子一天更比一天緊，最後連半畝「瞎巴地」（壞地）也押給了地主，父親也死了！他在地主家裏當長工，[illegible]不能說不「勤勞」，但是他的工錢只夠娘兒倆糊嘴！這些都不去說它，偏碰上個「林北一隻虎」，黑霸地主岳建頑，那天早起張富正往「主家」地撥土，岳建頑虎視眈眈地走過來，硬說張富偷了他的土，不由分辯岳家的一千「狼」（打手）已把張富壓在地下，拳棒交加地打着，「你看，到今天打折了的扁担夠還留在這裏！」張富指指肚臍左近的一塊傷痕說，表示他的激憤，為了這塊傷，他整整在炕上躺了三個月。

張富剛能走動的時候，岳建頑的「狼」們又把他打倒了。連打三次，最後送到縣衙門裏。岳建頑還不甘心，拿五十塊現洋收買了官們，險些沒有把張富打死了。張富說：「那時辰，心想：富不富吧，只要能安生，窮也罷，誰知那千虎狼地主老官就不讓！自從來了八路軍共產黨，我張富才真正是個『張富』了！」反奸霸的時候，收拾了「林北一隻虎」。其他地主惡霸，在土地改革等運動中，都受到應有的懲罰。張富老漢口開到六畝地、六間房，他非常痛快地說：「虎狼的走道已經到頭了，現今是咱莊稼漢生產發家，由窮變富的時候了」。當說到和他名字相關的「富」字時，聲音特別響亮。

實現了土地改革後的任村，所有舊式的名字，都被農民當作自己生活的一塊里程碑來看了，有的是把舊名字作新解釋。如三種農會主席蘇日江，原來官名就叫個蘇有田，當他聯系到「耕者有其田」時，他更喜歡這個「官名」了。

[illegible]人就說我叫個「有田」。不少農民開始給自己孩子起「翻身」了，有的幾次我還被請去參加農家裏種新潮的命名禮（權且這樣說吧）。

「老杜，給俺孩起個新名字吧」。我被難住了，終於想出個好辦法，請他們全家發表意見，於是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起來了，有人主張叫「勝利」，有人主張叫毛保忠，結果王長齡的男孩叫「平等」，對於後一個名字，翻了身的農婦特別感到興趣，咕咕呱呱談個不休；在回家路上，與我碰到另一個農民，叫我給他八個月的小「解放」起個名字，我答應他說天晚了，我又遇見了小孩的祖父傅月其。他說他孩子在前方來信說「民主」，「民主」這個名好倒是好，就是實錢太大了，怕配不上，還是另起個新名吧。他提議叫「建新」，一方面當作建設新中華民國的一份子來講，一方面當作建滑縣滑縣，因為他曾經參加過勝利的滑縣戰役，滑和華同音……

當我看到這些以「翻身」「解放」為名的孩子們，在革命領袖像前，拍着小手，親熱地呼喚着毛主席的時候，不禁聯想起一句話：「當農民接受共產黨領導，行動起來的時候，他們不再是土地的奴隸，而是土地的主人。當誰的日子也將永遠地永遠地離開他們」。